

10

江海春秋

南通文史资料精选





南通大学纺织科



南通师范学校



南通自业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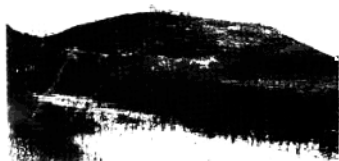
南通女子师范学校



南通早期的数学家崔朝庆



献身南通水利事业的荷兰工程师特来克



位于军山之麓的南通气象台



南通水利会



南通博物苑中馆及南馆



南通溇南别业



南通狼山广教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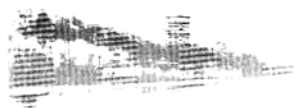
狼山唐骆宾王墓



石港渡海亭



南通曹公祠



南通文峰塔院



南通东公园



南通西公园



南通中公园



南通北公园



南通南公园

目 录

教育篇

通州师范的创办与发展·····	管劲丞 (1)
南通大学的创办和变迁·····	张保丰 (10)
南通女子师范概述·····	范北强 (24)
忆通师侨校·····	陆文蔚 (31)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张謇 ·····	宋锡林 单守桁 (38)
南通狼山盲哑学校·····	张志和 (48)
通海五属公立中学的变迁·····	陆伯生 (52)
陶桂林与志诚土木建筑职业学校 ·····	朱绍楠 陈 坦 (58)
南通县旧教育局概况·····	朱俭之 (62)
南通文化教育旧闻杂忆·····	李淡人 (65)
于敬之先生传略·····	丁一超 (72)
顾怡生先生传略·····	陆文蔚 (75)
魏建功在如皋师范·····	郭进荣 (79)
黄炎培五次来南通·····	陆伯生 (85)

陶行知的南通之行·····	陆伯生 (87)
杜威博士在省立七中·····	项昌寿 (90)
如皋私立邱陞中学·····	冷培基 (92)
反“清乡”斗争中苏中四分区的教育工作 ·····	朱美琴 (96)

科技篇

南通军山气象台简史·····	刘叔璜 (103)
我国最早的建筑师孙支夏和他的建筑设计···	孙 模 (108)
南通早期的数学家崔朝庆·····	陆伯生 (119)
杰出的物理学家束星北·····	穆 炬 (123)
航天专家蔡金涛·····	曹 铨 (126)
弹道专家张述祖教授·····	姜光新 (129)
我国著名冰川学家、地理学家施雅风·····	施友明 (132)
尤其伟教授小传·····	尤世玮 (134)
献身南通水利事业的荷兰工程师特莱克·····	须景昌 (136)
清末民初南通杏林“三鼎甲”·····	钱 达 张星凌 (146)
为孙中山诊治的王子贤·····	北 巍 (150)
熊辅龙和南通首例尸体解剖·····	钱 达 (152)
中西合璧的医坛精英瞿立衡·····	靖 沱 (156)
为外科事业毕生奋斗的徐文启·····	素 之 (158)
季德胜和季德胜蛇药·····	季德胜口述 祖丁远整理 (162)
療痲病的克星陈照·····	朱荣华 (165)

社会篇

- 积极保护佛教文化遗产的范成法师
..... 赵志毅、杭继宗 (169)
- 弘一法师和狼山 赵 鹏 (175)
- 朱开敏小传 黄启扬、沈 超、徐彦伦 (178)
- 金海博牧师小传 缪晓梅 (182)
- 南通基督教堂的变迁 余继堂 (184)
- 伊斯兰教在南通的流传和南通清真寺 羽离子 (186)
- 通地少数民族的变化 孙 英 (191)
- 旧南通城东南营见闻 季修甫 (195)
- 回忆曲塘联抗戒毒所 陈济民 (199)
- 旧时如皋禁烟见闻 现 庸 (202)
- 日军毒化南通 管劲丞 (205)
- 过去南通的青红帮 徐海萍 (208)
- 匪首潘开渠及残部末路 陈石林 (217)
- 南通东乡的地方武装“白龙党” 陈克强 (232)
- 徽州会馆公善堂 江子安 程灼如 (235)
- 男女自由结婚受到法律保障的一个创例 徐海萍 (240)

风物篇

- 旖旎的狼五山风光 余继堂 (241)
- 水泊通州城 穆 烜 (246)
- 水绘园揽胜 徐 琛 (252)

谯楼钟楼旧闻录	孙 模 (257)
文天祥与渡海亭	陈蓓蓓 (260)
狼山广教寺	闻连利 (262)
千年古刹定慧禅寺	高 文 (265)
黄海圣境国清寺	刘昌年 (268)
海安的佛门圣地广福禅寺	刘竹溪、刘 麓 (271)
“一州伟观”天宁寺	匡志森 (274)
光孝塔、支云塔、文峰塔	刘建芳 (277)
白雅雨墓及其故居	凌振荣 (280)
濠南别业	赵 鹏 (282)
张謇营建的南山别墅	赵 鹏 (287)
韩国钧先生故居	张应和 (291)
金沧江故居借树亭	赵 鹏 (294)
李方膺故居——梅花楼	赵 鹏 (298)
赵丹故居	季修甫 (302)
南通旧建筑的一般情况	孙支夏 孙 渠 (304)
题名坡	姚 铨 (307)
曹顶墓、抚台平倭碑	沈 淦 (309)
平倭冢记碑与刘景韶	仲贞子 (311)
骆宾王墓、金应墓、刘南庐墓	凌君钰 (313)
张謇公与啬园	赵 鹏 (318)
南通民间艺术瑰宝——哨口风筝	张文智 (324)
迎春与打春	徐海萍 刘叔璞 陈泽渔 曹印毕 (330)
看海和放生	穆 炬 (332)
二月二女儿节	王秉钧 (334)
南通妈祖文化	王秉钧 (335)

和菜	王贯三	(337)
如皋火腿	闻 珊	(338)
南通嵌桃麻糕	闻 珊	(340)
西亭脆饼	闻 珊	(342)
林梓潮糕	闻 珊	(344)
平潮黄糖京枣	闻 珊	(345)
美名四扬的白蒲茶干	蒋邦彦 吕国祥	(346)
掘港特产三伏虾油	冷德裕	(348)
骑岸“金盆月”方柿漫话	曹汉宸	(350)
南通甜包瓜	蒋文聪	(353)
海门颐生酒厂的茵陈酒	宋问渔	(356)
海安糯米陈酒	万里程 张力生	(359)
蓝印花布与二甲的染坊业	王士明	(361)
如皋花卉盆景	黄 仪	(363)
天下第一鲜	陈沈氏 孙宝林	(366)
竹节藏饺	刘昌年	(367)
马塘枣儿红酒	闻 珊	(369)
时令小食话“冷蒸”	季修甫	(371)
后记		(373)

通州师范的创办与发展

管劲丞

通州师范，创办于1902年，它是通州的第一所学校，又是全国最早的一所师范学校。这以前，像京师大学堂以下都称学堂，它却先称学校。它的全称为国立通州师范学校，国立系有别于当时的官立、公立而言，等于后来所谓的私立。

南通师范成立前三年即1899年，张謇经办的大生纱厂开车出纱，当即打开销路，连年获利甚厚。这时他在经济上有了实力，政治活动也就添了资本，声誉增高了，特别是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重视和信任。1901年，他于吕四海滨创设了垦牧公司之后，又向通如海泰各属士绅倡议就通州设立师范学校，实行他的“父教育，母实业”的主张，以为他在东南几省领导的立宪运动张目。1902年五月，校舍兴工建筑，1903年三月校舍落成。

通州师范的基址，旧为千佛寺，寺建自明万历中叶，三面环水，有屋数十间，年久失修，1901年遭火毁其正殿，并无田产，只一僧人。张謇把校址选择在这里，首先是因为1898年（戊戌），清廷有诏改天下寺观为学堂，各行省州县间已奉行，有法例可据。其次是庙旁略有隙地，兼有大树，“实旷静之胜处，亦基址之可凭”。他约略估计，较之买地特建，经费大省。且废寺僻区，不会有什么护法绅士、住庙僧人来惹起争端纠葛。

通州师范于1903年4月27日（阴历四月一日）开学。张謇初意，本想在这年年初，一面营造校舍，一面暂租城西京江公所先行开办，后来推迟了三个月，就在新校舍开学。当时新校舍落成，还不包括校西部的一列房屋，而只有东部和中间的两列。又后两年，把西边的濠河边部分填成平地，接着建成一列房屋，拓地一万多平方米。此后直到南通沦陷的30年中，这些校舍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动。

张謇把通州师范称为民立，因所有开办费及经常费，主要是他一手筹集。据他统计，1903年至1907年，共用去银元18万余元，其中三分之二取给于大生纱厂余利的十四成之一，另三分之一取给于他和沈燮钧、张謇在大生纱厂历年余利项下分来的红奖。其实这几年通州师范的开支，都通过张謇批准向大生纱厂取付。1907年，在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上，按照他自定的办法，把这笔钱作了如上的报销，他把他们所谓未付的薪给直追溯到厂的筹备阶段。张謇当开学之日，演说中提及“忠实不欺，坚苦自立”二语，后来即将二语前后移置作为校训。

1903年通州师范开学，同时招考的有两班，其中一班讲习所，实际最先入校，招收的是年岁较大而家贫者，类似后来的乙种讲习所，一年毕业。前几班招收的有些是秀才。又一班本科，四年毕业，入学资格规定要举贡生监，第一次招收的本科有个别举人，多数是入过学的生贡，那少数未入过学的，便临考前花钱捐一个监生充资格，实际上监生执照并没有要缴验。第二次本科班以后，这规定取消了，大概因为举贡生愿入学者有限，临时捐监又徒然多此一举。等到1904年，通州仍照行了一次院考，第二次本科中便有人不听劝阻去应试，结果是考取二人和未考取者都受到开除的处分。这些人心目中还是以科举为重，进师范实为

投到张謇门下，取得一个当教员的资格。当第一次本科修业了一学年之后，因为各地开办小学需要师资，就把年龄较长的一些学生组成简易科，提前为二年毕业。初议拟称为速成科，此刻称为简易科，和后来的甲种讲习科毕业年限相同，而前者却是从本科里划出来的。像这样的简易科，1904年又继续办了一次，以后就不再继续了。那时候，讲习科不用缴费，一律通学。本科一律每年纳膳宿费银40元，宿费中包括被褥和蚊帐。第二年膳宿减收半数，被褥蚊帐便改由个人自备。如上的办法，直到1907年才改变。

当通州师范初开不久，张謇去日本考察，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种种，归来遂一切以日本为师。首先是他就从日本请来不少的教员，他们是1903年至1909年七年间先后来的。当时在国内难找数理科教员，日语、教育、外史、外地都难找适当的人来教。师范又先后办农科、蚕科、测绘科和土木工科，所以必得请外籍教员，而在当时是只有请日本教员。张謇几次请来的日本教员有木造高俊授日文，吉泽嘉寿之丞授数学理科，西谷虎二授日文及教育，远藤民次郎授算术及外国地理，木村忠治郎授理科及教授法，宫本几次主任测绘科，照井喜三主任农科。据尤慎铭先生说，木造这个人暴躁异常，他教日语，对学生动不动就谩骂，国文教习江谦曾一度在教室旁听，见他动辄骂人就不再来。木造到校只一个月，就自杀身亡，他死后才聘来西谷虎二。远藤民次郎只来了一年，替代他的是木村忠治。第一班本科学生在附属小学的实习，是由本村领导的，并组织了教授批评会。据说宫本几次学历只有中学毕业，却很称职，测绘科、土木工程的所有技术科学差不多是他一个人包办的。最不成话的是西谷虎二，我是听过他两年课的，他实在没有读通中国文，又不大会说中国话，他

教授论理学、伦理学和西洋史的课，除了在黑板上写一些半和半汉的讲义外，对课本简直没有什么讲解。他到考试时候更加荒唐，出的题目简直不知所云，事后也不认真看卷，便随手在卷面批上分数。这些外籍教员，一般都是百元以上的月俸，比之同时的本国籍教习，高约两或三倍。在1904年春天，通州师范还资遣了第二次本科生缪文功和讲习科生李元衡等三人同往日本留学宏文师范速成科，1905年毕业回来。1907年，第一次本科毕业，又资送了毕业生于忱（字敬之）尤金铨（字慎铭）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

同在1905年，在校河的西面营造了博物苑，原意是为博物学科实习需要而建。接着又在五山造林，称为学校林，两班本科生选了十人去种的。这一年下学期，原定寝室、自修室不分的息修室，分开为寝室和自修室，夜晚定时自修的制度从此开始。另外一个创举，是举行了地方学校联合运动会，这是通州的第一次运动会。那时只有团体操，没有田径赛。1906年春，附属小学校舍落成，第一次本科开始就在附属小学实习，也招集城厢小学教员前来参观和批评研究。那年暑假第一次本科毕业，实际上只肄业三年多一点。而第二次本科毕业在同年的寒假前，那仅仅是肄业三年。各地都在兴办小学，他们的毕业年限便缩短了。同年秋季，定农业为师范必修科，营农场于校河西南，同时附设了一班测绘科。到1907年，招收了一班农科，三年毕业。测绘科的毕业在1908年一月，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接着就测绘毕业生里选留了九人编成土木工科，过了一年毕业，他们都是日本教习官本几次教的。

第三次本科是1905年入校的，此后直到第十次本科都是四年毕业，这一班添教较长时间英文，但是毕业后教英文者无几

人。下一班第四次本科，又不再教外国语了。所以丁班毕业生何祖泽后来到校教西洋史，要从头硬记下许多英文人名地名。1907年第五次入校，这年学宿费增加，通海各属学生年纳学费20元，膳宿费40元，外籍还得加缴10元。那一年就来了山西学生十人，编入了本科，他们都是山西各县通过布政使资送了来的，读到毕业的有七人。后约十年，甘肃省也曾资送了两名学生来。这在通州师范，是引为荣誉的事。

1909年又招收了一班蚕科，它是附设专科的最后一次，成效却最差。像前几次附设的各科，毕业生都有了出路，唯有学蚕科的不得用，于是有的转本科，有的转入讲习科。农科于1910年毕业之后，也不再招生，于1911年春，建筑了校舍，成立了农业学校，最初还作为师范附设，到1913年分立建校，改称甲种农业学校，再一变成为南通学院的农科。

自1907年学膳费增加之后，各地高等小学毕业生虽然逐渐增多，但通州师范的学级数和学生数却一直停滞在1907年的情况，特别是1910年到1912年三年中，招收的新生年龄已是正常小学毕业的年龄，而入学资格却不一定限于高等小学毕业。像1912年招收的第十次本科，先后招生三四次，入学资格只有少数曾在高小毕业，一般是高小肄业二年或三年的，还有个别初小毕业生或是没有进过小学的，若不是1913年改为省代用，师范招生将会大成问题，入学程度也将相应降低。

我是没有学校学籍而考进学校本科者之一，那年是民国元年，它是最后的一个春季始业班次。到校后的学习与观感，觉得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学校并无多少革新的气氛，大概只是学生都剪了辫子，学生散学不再对孔子像叩头礼拜，以及学校的总理改称了校长，特别是勤杂人员对校长教员不用再称大人老爷而一

律称先生等等，算是有了一番改革。但在第一堂的国文课上读到张謇的论严格教育旨趣书，一开篇就看到“军队无共和，学校无共和。军队共和，则将不能令；学校共和，则师不能教”的论调。另在学校的组织下，在校外听过章炳麟和雷奋的演说，我对雷奋的演说，只有他不是革命党人的印象，对章炳麟也只记得“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两句。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张謇在开学演说中大骂孙文，国文课教了柳宗元的“黔之驴”三篇杂说，盖意有所指，记得我们的作文题就是读柳宗元“黔之驴”书后。阅读室里只有申报和大共和日报，不曾见过民主民权两报。总之，学校是反对孙文和国民党的。

学校的改称江苏省代用师范，是在1912年11月，当时省方有意改为省立，张謇不同意。因为一归省立，属校的田产收入，对校的各项补助，都不容易作出使他自己满意的处理，所以他只同意由省代纳生徒学膳费，别其名曰代用。校收省费代纳部分，固然较多于学生所缴纳，而学生数和学级数逐渐增多之后，便无形解救了经费即将不敷支出的困难局面。为了经费有一定的增加，学制又在作新的改变，使学校有了不同于前的气象。这年一开始招收的第11次本科，一次就招生50人，全部高小毕业，报名应考的有二三百人，为开校以来未有的盛况。因为学年改定于8月开始，这一级的预科只有一年，本科四年，五年毕业。同年所招讲习科，二年毕业，系由南通县委委托办，称为南通县甲种讲习所，这也增加了经费的收入，不仅有了讲习所的一笔开支，在工薪办公费上也得到些节余。于是设备上开始改进，先是在各级自修室添置了光耀灯，改变了在豆油灯盏下夜读的景况，使照明得到初步的改善。改用电灯来照明，那差不多是又后十年的事。另外是开始有了一间生徒图书室，从图书楼搬来种数不多的线装

书而外，并为学生订阅了《东方》、《大中华》、《不忍》等杂志，算是创举。可是当时要看王蕴章、恽铁樵主编的小说月报，还要算犯校禁的，处分是儆戒和没收。再过了将近十年，已在五四运动以后，阅书室扩展为小型图书馆，才买些新书而减少了禁例。另一方面，学校曾同时为学生指定了课外必读的几本书，大约是1914年开始，我们被指定看《王阳明传习录》，只是听由学生自己阅读，也没有教师指导，我们大都不曾认真去看。只有《段氏说文》却曾由国文教员照本向我们读过若干页。教员是张庸，他是诗人，对这一道大概没有好好研究过，比不上校长江谦的影响大。再进一步复古，是规定阅读所谓《曾文正公家书》及《求阙斋日记》。

江谦代理校长，时在1914年6月张謇在北京任农商总长的时候，其实他的代理，和张謇担任校长一样是挂名而已，实际的校长是斋务长于忱和教务长顾公毅。江谦有一时期曾住校，印发过两汉学风的小册子，讲过“说音”，讲的是声母韵母，他似乎在作融贯汉宋的启发，可是当时听者并没有领会到那许多。此外，通州师范历来的教师，都不曾有人向学生谈论过学术思想，教师们本身也谈不上有什么研究，即使有人多读些书，无非为讲课和作文而已。

著名的近代学家、考证学家王维，曾是通州师范初期的教师，在校时间不过半年（1903年2月-7月），教的是伦理学和国文，那时他才26岁，年龄比一般学生还小，再加所写的讲义多从日文翻译过来，不能像一般古文那样顺眼，因而在举贡生监出身的学生们眼中，也没有得到尊重。学校想起这位前教员，或许是在他被称为“王文懿公”以后的事。另一个是文人画家陈衡恪，他于1909年来校，1913年去职，教的是博物学科，对学